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查小欣

為何情慾照經常外洩？

究竟冠希照門事件，何時才能有效警醒世人，不要亂拍情慾照？最新鮮熱辣的情慾照受害者人無幾近新近暗拍的周志文，他出身「巨聲幫」，與仔生兄弟周志康一起簽約做無綫親生仔，大家暱稱他做「大仔」，獲無綫給予不少拍劇機會，有意栽培他成為當家小生接班人。此時卻爆出他與同劇的馬浚偉因在上海拍外景朝夕相對，以至戲假情真，排開剛傳出，周志文的嫩嫩女友 Coco 即時飛赴上海宣示主權，周志文卻否認她是女朋友，Coco 憤而在微博宣告與周志文斷絕關係，「湊巧」地，翌日便有周志文與另一位周志文的情慾照外洩，嚴重打擊正在拼搏求上位的周志文。曾與大仔和細仔做過訪問，兩人都表現單純，於是致電身在上海的周志文做了獨家訪問，他甚為苦惱，自招是年少無知拍下情慾照，「我以後不會再犯」。雖然心情極低落，他卻很專業，「我不可以因為私事而影響整個團隊。」與他同在上海拍外景的前輩劉松仁讚賞他的操守。大仔則反過來要安慰在香港的家人，不用擔心他。

琴台聚 彥火

新加坡有一位「國寶」，是華人文化圈所熟悉的，他叫潘受。潘受的簡歷，與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文人一樣，是與時代共命運，一起受煎熬，受磨折的，他拚命地掙扎過、抗爭過，他與那個年代的同齡人一樣，一生追求正義，嚮往光明。一九三七年抗戰烽火起，潘受遠赴新加坡，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主任秘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輾轉到陪都重慶暫避。勝利後再返新加坡。一九五三年參加籌辦南洋大學，任南大執行委員會委員、秘書長。新加坡早期的南洋大學，是東南亞高等教育的「一盞明燈」，繼往開來，重視德育、智育，培育不少人才和社會精英。

新加坡的國寶

潘受對新加坡文教事業貢獻厥偉，一直以來，並沒有受到他生活的社會和國家的認同，反而一直排擠。可以說，他不過是一個邊緣人而已。長年來他連一個正式身份也沒有。他的新加坡國籍也是在晚年才正式被確認的。不管怎樣，他的輝煌業績在那裡，他地是誰，也沒法抹殺。他是首先受到外國人的嘉獎，才被自己國家肯定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潘受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聲名鵲起。以下是晚年簡單的紀錄：一九八五年獲巴黎大皇宮「法國藝術沙龍」金盾獎；一九八六年獲新加坡文化獎；一九九一年獲法國最高文學藝術勳章；一九九四年獲新加坡政府最高勳章獎章；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宣布為「國寶」；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如何安慰失意人

近日收到了太多的壞消息：幾位朋友的父母或朋友發現患上末期癌症，還有兩對夫妻正計劃離婚。可能因為認識玄學的關係，我很容易因為朋友的傾訴對象。不過，近年開始認真地認識佛道兩家，愈學就愈覺得不懂得安慰別人。記得最早受佛學感動的哲理，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那時我頓然明白宇宙變幻才是永恆的真理，所以人會生病死亡，夫妻感情會轉淡，事業會出現危機等等，皆因萬物離不開生滅的變化，但我們偏偏執意想身邊的事物停留不變，所以經常感覺痛苦，那其實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錯誤。其實佛家所指的「空」，並非真的什麼也沒有，也即當下你所感受著的快樂和痛苦並非不存在，而是不論你想不想也好，它們也是抓不住，留不住，不過是由心所造。舉一個助手跟我分享的故事：多情的他當年與女友分手不久後，便開始與另一位不太愛他的女生發展感情關係，更經常為她若即若離的態度，感到緊張及痛苦。不料後來他的前女友又突然出現，更回來找他幫忙，他隨即又變為替這個過去的人痛苦和擔心。助手跟我說，那刻他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他刻為一個新認識的女孩要生要死，但另一刻又立刻為一個舊人緊張難受，所以這些所謂快樂和痛苦的情感，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的虛無縹緲。既然你能在頃刻間像被海嘯般的悲傷情緒淹沒，其實只要你願意扭轉或放低，你也能在一念間變回平靜和快樂。心情和感覺不像一塊磚頭，它其實虛無得能夠一吹而散。事實上連磚頭，在歲月的消磨下也難免會煙消雲散。

不過，這些道理雖然真確，也是能拯救失意者的真理和道路，但當你難受和痛苦時，你聽得入這些說話嗎？一九九五年出版《潘受詩書回顧》；一九九七年獲亞細安文化獎；一九九八年南洋理工大學頒名譽文學博士榮銜；一九九八年任中國福建泉州黎明大學榮譽校長；一九九九年逝世。從以上潘受逝世的十三年間年表可知，潘受幹了大半世紀的事業，才在世人面前浮出水面。在一九八五年法國頒給大獎狀之前，潘受在新加坡國內並沒有受到應有重視，也沒有獲頒授任何大獎狀。如果沒有一九九一年獲法國政府頒給的文學藝術勳章，此後，潘受肯定不會在自己國家獲得那麼崇高的榮譽。無他，這是一外銷轉內銷的典型案例。新加坡畢竟是一個華人社會！即使這樣，潘受逝世後，十三年過去了，連一個紀念館也沒有。這也要怪他的不肖兒子，在他逝世後，他的兒子把他的寓所——「海外廬」及他的所有遺物連同他收藏的字畫賣掉。可笑的是，他兒子是一個收入豐厚的醫生。但是政府及民間為什麼不搶救？我一直為此忿忿不平。

三年前，我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級研究所所長潘國駒兄提出籌建潘受紀念館的設想。潘兄說，新加坡連一個潘受紀念館也沒有，太不像話了。潘兄說，額首肯認同。三年後，潘國駒兄來函，說在我的建議下，他正籌備一個名為「潘受百年紀念研討會」，他要我代邀請幾名內地藝術家與學者赴會，我一口答應。上月三十一日，「潘受百年紀念研討會暨展覽」在新加坡舉辦。

神州捉刀人

高時代的一位同窗(雅號「半仙」)，替某商場一巾幗老總寫了本「自傳」。孰料，銀貨兩訖之後，又鬧出一場版權風波，甚至拉拉扯扯，從香港一直撕扯到「村子」的另一頭，一時間沸沸揚揚，好不熱鬧。這種文人代筆，槍手捉刀，最後雙方反目，對簿公堂官司，近年來層出不窮，屢見不鮮。雖說情節曲折，故事離奇，且各領風騷，但總歸離不開名利二字，不是孔方兄頭破血流，便是關二爺受辱銜冠，無非金錢信義起衝突，哪裡能弄出多少新意來？看得多了，也就自覺索然無味。倒是那捉刀之事讓人產生聯想，有點欲罷不能。「捉刀」緣於三國曹阿瞞，後世發揚光大，推出許多新的篇章。據《新五代史·馮玉傳》說，五代十國時有個叫馮玉的，屢考屢敗，後來，「以後咸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這個既不會讀書，也不會作文的科場敗將，卻不知道「指示」怎麼寫，「批覆」如何擬，便要同為中書舍人的殷璠捉刀代筆。正因為有了殷璠的「鼎力相助」，馮氏才得以勉強混下去。混官場的要人捉刀，不混官場的更要人捉刀，比如乾隆。按說，他的漢文化造詣早已十分了得，何以要人捉刀呢？這其實不難理解：他一生酷好附庸風雅，卻畢竟精力有限；軍機政務無不萬忙，還要去國子監「臨雍」(講學)，那麼多的「重要講話」，一顆腦袋一雙手忙得過來，他雖貴為一國之君，卻自知未必文采蓋世，不要借他人腦袋做個舉世無雙、征服天下漢人的文章班頭？……給乾隆捉刀的大抵都是乖巧之人，唯獨一個叫沈德潛的老漢犯規，居然白紙黑字扯老老妻，領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有《滿清外史》云：「長洲詩人沈歸愚……微時即名滿大江南北。弘歷聞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試。不數年，遂躋八座，禮遇之隆，一時無兩。嘗告歸，弘歷以所著詩十二本，令其為之改訂，頗多刪削。追歸愚疾疫，弘歷命搜其遺詩讀之，則已平時所乞捉刀者咸錄焉，心竊惡之。」到後來終歸尋了他一個捉刀人，跨「境」緝拿，追到陰曹地府給嚴辦了——「撲其碑，戮其屍」。為主子捉刀，那是鬧着玩的？就如問你借種子樣，敢不諱莫如深！但也並非沒有例外。比如宣統。誰都知道，《清帝退位詔書》並非他老家人的「骨血」。六歲的「萬歲爺」，斷斷乎整不出這玩意，乃他人捉刀產物。這是公開的秘密。皇上有沒有生氣呢？從「清後」未讀完稿便淚如雨下揣測，估計沒有。恐怕礙頭度來不及呢，還敢生氣？「詔書」那麼開明，那麼大度，那麼懇切，那麼哀憐……那上面的每一句話，都是足以救命的稻草啊，否則，那「亂黨」不殺了爾等才怪！那麼，捉刀者何許人也？公認為晚清狀元張謇。這着實讓他大大風光了一把……中國科舉到「大清」已經一千多年了，文狀元出了五百多，可是，有誰能像他這樣，有幸給封建社會這部又臭又長罪惡繁榮的「連續劇」捉刀「大收煞」的呢？沒有。二千多年的「家天下」就此退出歷史舞台，這無疑又是狀元個人畢生最輝煌的篇章。由此推論，張謇是不是另一意義上的「獨立宣言起草人」？嗚呼，張謇因捉刀而照汗青，天下無出其右者矣！

官場捉刀，還有幕僚捉刀，師爺捉刀等等，不一而足。既有因此而飛黃騰達的，也有因此鎗鑰入獄的。至於民間捉刀的，那就更多了，衙門旁擺張桌子代寫訴狀的，郵局門前支個攤子代寫家書的，都是這一類。因為篇幅關係，這些就不一一細說了。舊時人們幹捉刀活，吃捉刀飯，歸根結底除了制度腐朽，官場齷齪，「工作需要」等原因外，主要恐怕還是教育落後。不可想像，一個十之八九都是文盲的國度，你叫它不出捉刀人，不有捉刀事，不產生捉刀業，那怎麼可能！奇怪的是，如今，白丁已所剩無幾，而捉刀衣鉢不僅被完整地繼承了下來，甚至還變本加厲，就像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蝗蟲」越趨越多，××越盤越硬！毋庸諱言，這指的是官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眼下即使一個村長，當他向村民發表「重要講話」時，也少不得要「秘書」捉刀。至於比村長官大的也就可以想而知了。中國有多少個帶「長」的行政單位，有多少「公務員」，這都有數，可是，養有捉刀人的單位和機構有多少，捉刀人又有多少，卻沒有任何人清楚。這絕非信口開河，危言聳聽。以筆者先前供職的單位為例，原先僅為一個縣級單位，捉刀人不過一兩位，可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現在弄成了十幾個縣級單位，而每個單位至少有一人專司捉刀，翻了幾番？其次，這些個「縣處級」，既非養有公務員的行政機構，也不是「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群團機關、事業單位」，根本就不可能進入上述統計視野。像這樣的單位，並非孤例，各省都有。因此，誰敢說他開得清？神州大地上，每天都活躍着這樣一支浩浩蕩蕩的捉刀大軍。他們都在幹什麼呢？筆者的經歷或許可窺一斑。不才非但在自己單位有過捉刀經歷，也曾被抓差到上級機關去做過客串。基本的活計就是根據上級文件樣本，依樣葫蘆炮製本級的「落實」文件；起草千人一面，沒有任何個性色彩的「領導講話」；搜集時髦詞彙，運用獨具氣勢的排比句，撰寫情況匯報、「經驗」總結；抄襲永遠正確的廢話，「創新」成具有時代特色的八股文；代擬出席本系統活動的上級領導的講話稿，寫作供新聞媒體報道用的所謂「新聞通稿」……尤其領導的那些個「重要講話」，簡直叫人啼笑皆非，那哪是他的「重要講話」呢？分明「我是編劇，他是演員」啊！我曾私下給領導開過類似玩笑，領導也只能苦笑：「有麼法呢？」是啊，有什麼辦法呢？辦公室主任將其請過來，用的雖是請示商量的口吻，沒準就是「一把手」的授意；其次，那講話的場合、對象、情況他未必都熟，又是倉促上陣，不可能有思想準備，不接受捉刀，不拿稿子去念，還能怎麼樣？一個領域，一條戰線，往往工作千頭萬緒(很多都是人為造成的)，難難難難職一大堆，也難怪捉刀匠不夠用啊！此外，別看吃捉刀飯的成千上萬，可捉刀這碗飯並不那麼好吃：常有加班加點「開夜車」就不說了，有時一篇大稿完成，人就像大病一場樣，恨不得睡上三天三夜！更痛苦的還表現在精神上，有時你的認識與你要完成的「作品」在思想上打架，整天頭大。「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曹雪芹這話，竊以為簡直說到人的心坎上去了！就我所知，捉刀大軍所做的，雖不能說全是無用功，但可以肯定地說，「大軍」辛辛苦苦幹的，很多時候就是地地道道的形式主義。這是沒有疑義的。而最叫人無奈的是，從領導到捉刀人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內心明明也都很反感，可誰都不點破，大家都心照不宣，都煞有介事！近日，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說，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不用說，這1000萬自然包括了捉刀匠捉刀吏，但根據在下的體驗，問題何止是區區一個養官？！

電子海報狂想曲 據說目前這股海報裝置，只有視覺的變化，而親自感受過的人卻希望，未來能夠讓海報發出洗髮精的香氣，更期許在偶像的嘴唇上能貼上檸檬味的薄膜，讓粉絲一併擁有視覺和味覺的感受，更有人表示，希望螢幕中人能說「喜歡你」。我想，這應該是電子海報的一齣狂想曲吧，因為一個偶像擁有的粉絲，可以是成千上萬，這千萬個粉絲都要一吻偶像的話，實際上偶像會願意嗎？形象會不會因此受損？有多少偶像會願意被製成這樣的電子海報？如果那個偶像有家室有小孩，家裡人讓偶像隨便被人親吻嗎？而且還要對着粉絲說喜歡，還讓粉絲享受偶像的洗髮精的香味，偶像的親人會不會覺得這實在太過分了？所以，這樣的電子海報狂想曲，恐怕只能用作三級片女星和粉絲的互動吧？不然就要用作其他宣傳產品用途了。

東京大阪吵不停 看萬城目學《豐臣公主》的另興趣味，是當中隱藏的東京與大阪的對立意識。東京與大阪固然從來均處於緊張狀態，由江戶到京都，彼此奉行的，正是不同的價值取向。然而有趣的是，萬城目學擅於把日本文化自身的縣民性差異，活化為小說素材，其中一方面保持絕不迴火，但同時又不隱瞞自己的大阪原教旨主義傾向，那才是把弄流行文化於股掌上的高手。說得通俗一點，萬城目學採用的策略，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此所以在小說中，一向口齒不靈的大阪國總理大臣真田，當面對來自東京的調查官松平的「毫無意義」抨擊，登時便口沫橫飛義正詞嚴地反駁：「以前，江戶人把從大阪運到江戶的東西稱為『下物』。久而久之，江戶人就把自己不會用到的劣貨品稱為『毫無意義』的東西。」小說借故事的發展，來肯定歷史文化意義以及父子相承的家庭倫理價值的重要性，同時又借松平的身世(本是大阪人，但因不肯見父親最後一面而對大阪的存在憤然不知一幽了東京人最後一點。只是作家把大阪固定性於下風位置，再加上總理又不過是一平凡凡無奇的大阪燒店主，再加上最後再借勢道出大阪的女性才是幕後的真正陰家，逐一把本來強調的大阪原教旨主義柔化及理性化，從而避免喚來現實對應上的縣民性衝突。

科學與生活 科學發明，改變了人的生活。在鑽木取火的時代，沒有人覺得需要火柴。今天，有了打火機，火柴已經被淘汰。沒有發明電，人們照樣生活。今天，如果沒有電腦，什麼也幹不了。記得在二戰以後，人們最欣賞的是一玻璃皮帶(即塑料的透明皮帶)和原子筆。那時候，大概是四九五、四六年，誰有一條塑料透明皮帶，誰有一管原子筆，大家都爭着觀看，嘖嘖稱奇。後來是電視機逐步進入尋常百姓家，接着是手提電話的出現。電視機改朝換代，不僅由黑白到彩色，而且由半導機到液晶。手機不僅由「大水壺」式到袖珍型，而且已進入智能時代。二機多用，兼有傳遞訊息、儲存資料等功能。核能的應用，在和平用途上主要是發電。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看萬城目學《豐臣公主》的另興趣味，是當中隱藏的東京與大阪的對立意識。東京與大阪固然從來均處於緊張狀態，由江戶到京都，彼此奉行的，正是不同的價值取向。然而有趣的是，萬城目學擅於把日本文化自身的縣民性差異，活化為小說素材，其中一方面保持絕不迴火，但同時又不隱瞞自己的大阪原教旨主義傾向，那才是把弄流行文化於股掌上的高手。說得通俗一點，萬城目學採用的策略，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此所以在小說中，一向口齒不靈的大阪國總理大臣真田，當面對來自東京的調查官松平的「毫無意義」抨擊，登時便口沫橫飛義正詞嚴地反駁：「以前，江戶人把從大阪運到江戶的東西稱為『下物』。久而久之，江戶人就把自己不會用到的劣貨品稱為『毫無意義』的東西。」小說借故事的發展，來肯定歷史文化意義以及父子相承的家庭倫理價值的重要性，同時又借松平的身世(本是大阪人，但因不肯見父親最後一面而對大阪的存在憤然不知一幽了東京人最後一點。只是作家把大阪固定性於下風位置，再加上總理又不過是一平凡凡無奇的大阪燒店主，再加上最後再借勢道出大阪的女性才是幕後的真正陰家，逐一把本來強調的大阪原教旨主義柔化及理性化，從而避免喚來現實對應上的縣民性衝突。

生活語錄 吳康民 科學發明，改變了人的生活。在鑽木取火的時代，沒有人覺得需要火柴。今天，有了打火機，火柴已經被淘汰。沒有發明電，人們照樣生活。今天，如果沒有電腦，什麼也幹不了。記得在二戰以後，人們最欣賞的是一玻璃皮帶(即塑料的透明皮帶)和原子筆。那時候，大概是四九五、四六年，誰有一條塑料透明皮帶，誰有一管原子筆，大家都爭着觀看，嘖嘖稱奇。後來是電視機逐步進入尋常百姓家，接着是手提電話的出現。電視機改朝換代，不僅由黑白到彩色，而且由半導機到液晶。手機不僅由「大水壺」式到袖珍型，而且已進入智能時代。二機多用，兼有傳遞訊息、儲存資料等功能。核能的應用，在和平用途上主要是發電。

因為天然燃料如煤炭、石油，是一買少見少。水力發電和風力發電又受到較大限制，於是核電運成為唯一擴大電力的手段。但經過蘇聯和日本的兩次重大核事故，反對聲音越來越大。倒還是沒有出路，只能相信科學將進一步完善核電站的安安全全保險。一支小小的牙膏，這牙膏管也經歷過從錫管到鋁管到金屬塑料複合材料的過程。一個熱水壺，從真空玻璃膽到電熱水壺到保持恆溫的種種設計，增加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攝影技術的數碼化，使大眾攝影更加省錢省力，萬萬不能如差利。卓別靈在《摩登時代》中，用進食條來替換。穿着講究、扮裝化妝也只能是慢條斯理地按個人愛好「姿姿整整」。更不能千篇一律地發明「穿即棄」的簡便衣褲。生活中一切講究快速，只有衣食不能快速。吃快餐便當是不得已之舉，中午吃了飯盒，晚上還是要「嘆番兩杯」吧。